

古稀之年，許多記憶逐漸模糊變淡了，唯獨老家那棟粗糙的磚屋，雖經時光篩洗，仍顯得耀眼明亮極了。

說到粗糙，指磚縫水泥漿因無錢粉刷流溢如夾心餅乾、泥土地面凹凸不平而言。由於磚屋孤立田野，前無鄰後無村，自費架設電桿的天價，非我清貧人家所能負擔，從此與煤油燈相伴十五年，直到師專二年級搬家結束。

因父母打零工的關係，外婆扛下包括七個小孩教養與家務事。傍晚時分，老人家開始料理晚餐，我負責整理燈瓶及點燈。煤油燈大小六七盞，玻璃燈瓶鑄有鋁製小提把，每盞高約十餘公分。為了點出清亮的燈火，我在點燈前會先剪除黑燈花、檢視油量、更換燈芯，再添加煤油、擦淨油漬，這些都是必要的前置作業。

當外婆揚聲「較緊咧，暗眠摸，看無囉」，我顧不得滿手油汙火速點上一盞送到廚房去。廚房「沒門沒戶」，靠幾根柱子撐住斜搭的草板，勉強擋住風雨。風不停從草板縫竄入，燈火忽明忽滅，實在看不出鍋裡的菜煮熟沒，但外婆直到七十一歲仙逝，仍有穿針引線的好視力，著實令人羨慕。

晚餐時刻，一家十口圍坐斑駁脫漆的二手八仙桌，幾道粗簡菜餚繞著油燈擺著。不管粗硬扎口的鍋巴飯，便宜下飯的「兵仔菜」，或屋邊摘的野菜等，都因家人相守成人間美味。我聽著弟妹吱喳的言語，望著漸空的碗盤，有種粗菜淡飯菜根香的幸福感。

繁星滿天的夏夜，大人坐在老芒果樹下「講天抓皇帝」，弟妹屋前屋後「輕羅小扇撲流螢」的，沒一會兒嘴饞喊餓了。外婆聽了，馬上吆喝「摘龍眼去」，於是找竹籃的、拖竹筴的、點玻璃大油燈的，引起屋內外雜沓一陣。

外婆領著我們走過闌黑又高低不平的小徑，此時油燈根本發揮不了照明功能。老人家的鬼故事又講得太逼真，小毛頭們邊走邊唱歌壯膽，一有風吹草動則驚叫連連，惹來外婆「惡人無膽」的笑罵聲。

龍眼樹結實纍纍，低處伸手可得；樹梢高處，油燈一照，竹筴一夾轉，果穗「逼剝」斷落，不消片刻即滿載而歸。燈影搖曳下，全家剝著吃著「尚青」的龍眼。眼看殼兒愈堆愈多，原吱吱喳喳的弟妹或趴或靠全睡著了，有的嘴角還淌著口水，是幅溫馨的寫實畫。

當年衛生條件不佳，姊妹曾因頭蝨抓得頭破血流，堪稱「點子王」的外婆將少許煤油抹在我們的頭髮上，揉搓後裹上頭巾，再到屋外小晒、洗頭，蝨群從此銷聲匿跡，蝨卵也不再孵化，姊妹因這滅虱小祕方才沒變成光頭族。

油燈下的歲月，既沒娛樂又要省油錢，一家大小皆早早夢周公去。我渾然不知世界的複雜，更單純到連開夜車都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居然金榜題名鳳凰城女中，隔年還僥倖重考進師專，只能說「天公疼憨人」吧。至於聯考前的短暫衝刺，鼻孔被燻得發黑、頭髮也黯淡無光，是另一段難忘的記憶。

日復一日，時光在買煤油、添煤油、剪棉線、捻燈芯、挑棉渣中，一點一滴流逝而去，再也不回頭。但那一盞盞微弱閃爍的燈火，既安定我青少茫然的心，也明確指出我的人生方向。

生命發生的聲音有些是聽不見，卻看得見的。某些聲音可以在心中滋長，甚至變得很喧囂，很龐巨，耳畔卻沒有任何聲響。

走在春日迷濛的山林小徑上，耳朵裡很安靜，鳥叫蟲鳴，風拂雨斜，這些，是不吵人的聲音。可是，你要靜下心來讓真正的聲音在心頭滋長，流動，仔細傾聽！沒有一種生命是可以暫時停止運轉的，停止在生命之河裡流動。

泰國的禪坐大師阿姜查，教導弟子要學習「靜止的流水」的心境。弟子們懷疑，世界上哪裡有靜止不動的流水呢？既然是流動的水，便無法同時保持靜止呀！是啊！既然是聲音，便不能有聽不見的聲音呀！聽不見的聲音又如何叫做「聲音」呢？阿姜查說，那是一種心靈狀態。保持心靈的靜止、安詳，並不表示生命與外在的互動會暫時停止；思考仍然在心靈中流動著，智慧容易在其中受孕生成。

我想，世間的表面不能決定所有的狀態。在你心中響起的聲音，別人聽得見嗎？別人心中的聲音你又聽得見嗎？你是否有許多的聲音不是自耳畔響起，而是自心田深處某個被遺忘的角落，偶爾滿溢，或時時回蕩於腦海中。某些時空觸動起回憶的聲音，未來的聲音，理想的聲音，思考流轉的聲音。你的心靈的土地上是繁雜吵鬧，亦是空蕩冷清，毫無聲響。也許你是學習安靜而易於感受，然後讓你的心田喧囂熱鬧，充滿意志的能量，而不是吵鬧得無法傾聽。

走在春日喧囂的山林小徑上，耳畔清靜，蹲下來，卻能看見熱鬧鼎沸的聲音。

一株株細嫩的幼苗剛從柔軟的黑泥中探出綠色的新芽。在接受雨水的充分滋養之後，它們迸發出來的生命能量是何等龐大的溫柔。未及等待泥土由寒轉暖，一株，兩株，三株，一百株，一千株紛紛破土而出，鋪滿每一處柔軟的土地。

植物發芽的聲音也許聽不見，卻看得見，領受得到。仔細低頭探視每一處被去年的老株殘枝所掩蓋的角落，假如你聽得見那微弱幼苗群起探頭的聲音：那多如波浪、不斷湧向海岸的聲音，在亙古的時代它們便未曾止歇，一直向未來發音，掀起生命的意志。

我們在春季間上山無意便會踩死這些探頭的意志。即使已經極力小心，審慎避開每一步可能的錯誤；然而那些美麗的小生命所展現的強大意志遍佈於土地的每一處隙縫，使人不勝其擾。仿佛它們正群集喧囂地叫著：「小心呀！不要踩死我們呀！不要踩死我們呀！」而我則是被不忍之心逼迫得進退不能，懊惱不已。

從內心裡湧現的那一股不忍之心，在近年來愈加強烈，使得春季雨水充沛之後的上山日子變得有點令人不適與心疼。除非必要，或者春日某些特定的華麗太吸引人。否則我寧可滿心歡喜地待在家裡感謝今年的春雨適時到來，解放我那群乾渴一整季長冬的朋友。

日本有一段關於春天狐狸嫁女兒的傳說，警告人們春天不要進入森林打擾狐狸的婚禮，否則會遭到厄運。導演黑澤明也曾將這段傳說應用在他綠色思想極為強烈的電影《夢》裡頭。細想，這段傳說背後的深層意義，不正是提醒人們春天不要進入森林裡干擾各種生命旺盛的萌發與成長？印度有支最古老的宗教在數千年前即體會出春天儘量不出門，若不得已也要打赤足外出的教義。印第安人則在春天時卸下馬的蹄鐵，也不駕馬車出門，以免影響大地的胎氣。印第安人相信，春天是大地懷孕的季節，要避免馬的堅硬鐵蹄劇烈蹂躪大地。

整夜裡雨淅瀝淅瀝下個不停，不時一陣風颯颯翻動樹林奔來，挾帶著撞擊，或東西掉落的聲音；縮在溫暖的被窩裡傾聽著，彷彿屋外有一頭獸正在寒風冷雨中不斷地撞向牆壁。

晨起開門，迎面一股冷風伺機撲入，環屋露台上只見滿地的殘瓣落葉斷枝，顏色不似冬日的枯褐，而是間雜著淺黃淡綠的潤意，畢竟已經是春天了。我披上厚外套撐著傘穿過溼冷的園子開啟側門，停在大門外的車子覆滿了紫紅山櫻花，濡溼的紅頰貼伏在海藍車蓋、車頂及窗玻璃上，映著天光樹影顯得格外淒豔動人。其實這時節山櫻已紛紛長出鵝黃嫩葉了，但大門口那棵最壯碩的山櫻，每年總要等身旁一排櫻花綻放殆盡之後才盛開，它似乎忘了氣候的凜寒，在雨中仍然滿樹燦放，很是引人注目。

雖是春天了，然而成為山羌食源的園子尚未復甦。春節前為了增添過年氛圍，跑到鎮上買了許多花，大花瑪格麗特、鳳仙花、石竹、四季海棠、玫瑰、鼠尾草等，又見園藝店入口旁有棵大樹，葉間懸吊著一朵朵碩大由二十多朵小花組成的花球，滿樹的花球頗為壯觀令人驚嘆，園藝主人說是百鈴花，順手從樹幹旁拿出高及腰的盆栽小樹苗推介，我抬頭望著花樹，心裡勾勒著百鈴花在屋旁盛開的美景，忍不住就帶回家了。

只是買回的盆花不敢冒險種在園子裡，怕成了山羌飽餐的美食，只好先置放在露台上木柱周圍，幸好一直安然無恙。陰雨綿綿的春節假期，趕早幾日先遊罷北海岸後，便回到山村，終日雨溼苔綠連出門散步都怕路滑，孩子們聚在屋子裡玩 Switch 做健身運動，而我除了看濛濛煙雨中的櫻紅遠山，還好有露台上這些新買的花兒賞心悅目，驚喜的是竟發現百鈴花小樹上還結著一個小花苞！不知能不能開花，但也是件開心的事。

元宵節過後氣象局一再播報，周末將有一波超強冷氣團來襲，全台將進入急凍。我想起二〇一六年初，剛住進山村的第一年春節前，也是超級寒流入侵，查看氣象預報所處鄉鎮最低溫是二度，不敢貿然上山遂留在城裡。此時住鄰縣的小弟正值返台過年，他預估山村極有可能下雪，畢竟山上的溫度又比平地更低，便開了半小時的車前來查看，果然——下雪了。我們獲知後興奮地奔回山村，遺憾的是到達時雪花已停止飄落，但見到屋子、露台、周遭花木及附近山峰全覆上了白雪，多麼純淨美麗的世界啊！那真是難忘的景象，鄰居說住了二十幾年都沒見過下雪，我們何其有幸在山村的第一個春節前就遇上了瑞雪。

此時體感溫度雖零下四度，戶外氣溫仍停在六度，我心想應該下不了雪了，但玻璃窗上仍斑斑結結著一層霜花，這已是今年第二次結霜。第一次是農曆春節最後兩天，霏霏霽雨終於在初五收住，太陽雖仍躲在雲後，空間卻慢慢明朗乾爽，只是輻射冷卻效應，感覺溫度反較之前更低更凍，山屋受風的窗子結出了一層薄薄的霜花；終於在假期最末一天陽光露臉了，那金色輝光撒落瞬間，我彷彿聽到大地萬物欣喜激動的歡呼聲。回到屋裡做了早餐，煮了熱咖啡，氣象報告說，冷氣團最強在晚上到隔天清晨之間，我知道窗上的霜花會更盛開，也知道不久後陽光將再次降臨，在它煦暖的雙手觸及之下，冰霜融化，笑靨舒展、而一地的凋零也將獲得了撫慰。

坐在窗前，雙手搓握著暖熱冒煙的咖啡杯，思緒隨著濛白的霧嵐走遠，又穿過重重如紗的雨簾歸來。我感恩那一年的雪花，若要見到夢想的風景，必須有接受挑戰付諸行動的勇氣；我也感謝窗前靜靜凝結的霜花，那是一段歷程，可以錘鑄成雪，也可以耐心等待陽光，融化成一行行歡欣的淚；而那在冰雨冷風中盛開的花朵，無畏地獻給大地春天的光采，更是令人滿懷謝意。親愛的「一」，今年初春伊始是低低的音階，灰濛的寒色，我看著你彷彿不受干擾，嚴寒中正俯身一筆一畫，安靜而悠緩地彩繪出一朵朵溫暖的花顏。

某日我和朋友到信義誠品書店聽講座，活動單位請來了臺東的歌手巴奈現場演唱。這是在書店的公共空間，明亮，寬敞，安靜，秩序井然，不像專門辦小型演唱的 pub 那麼昏暗凌亂有蒼涼的氛圍。我還愣想，這空間不太適合，巴奈的聲音嘹亮足以響徹縱谷，在這麼規馴的圈牧場所，她那野放的聲音要怎麼奔跑呢。

我們坐在最後一排，一開始還覺得座椅這麼一排一排好整齊，好乖巧，空曠寥落的。不久，巴奈來了，頭上繫著條大黃巾，肩披紫花巾，和她先生兩人風風火火的走來。原本安靜的場子氣氛立刻不一樣了，他們帶來某種浮動的力量和聲音。他們坐下，也不多說，隨即開始試音，調音，一邊試一邊和聽眾笑談。那場地立刻就在她的掌握裏了。她說，哎這空間好規矩不習慣唷，嘿嘿笑著。眯眯眼圓圓臉的笑，滿頭捲髮也笑。

她試了一陣子，那隻麥克風不怎麼對她的音，試過幾次之後，她豁開了，說，欸算了，那就開始唱吧。吉他一刷，她的聲音霎時灌滿整個樓層，清朗開闊像夏日晴空，起伏如風中搖擺的稻田，明亮遼遠一如太平洋無垠的綿延的海岸線。她的聲音改變了這拘謹有節的小空間，固態的結構溶解了，無形的秩序崩解了，一切都化為和煦的聲波，柔軟卻有力，清澈又渾厚，牆面退遠屋頂消失，歌聲一波波摟住每個人。整個樓層的人群全湧上來，密匝匝擠滿周邊的走道和空間，眾人屏息凝聽。

一個孩子在遠處啼哭，這本是惱人的事，巴奈笑說，你們聽，他也有他自己的節奏呢。於是又唱了一首慢歌，那遠處的孩子彷彿聽見了，一拍一拍跟著哭，竟漸漸變成數拍子，然後就靜了。

後來，某支曲子她要大家唱合音，雖說是合音其實只是簡單的「呵嗨哟」。試了一次，眾人接得零零落落，又再試一次，三拍，很簡單，要有力。大家還是接不上。

她便說：「要想像海的波浪，『呵嗨哟』就是海的三拍，是海的力量推著你。你們看過海嗎？在海裏游過泳嗎？是海浪的感覺。」

於是眾人又唱了一次，這次對了。

我沒辦法跟著唱，我受了意外的震撼，淚眼模糊，我全身緊繃拚命忍住眼淚，彷彿化為一塊礁石抵著眾人的聲浪。海浪，海的三拍子，呵嗨哟。我深刻知道海是這樣，我太知道海的波浪和拍子，臺東的海，太平洋的浪。我全身都記得那感覺那力量和溫度，不可抗拒的推力，又溫柔又強大。哎，我想家了。

全場的人高聲齊唱「呵嗨哟」，愈唱愈高興，像海浪一波一波增強，我無法思考，內心激動澎湃難以抑制，只能拚命忍著莫名浮現的淚。旁人不曉我哭什麼，歡欣鼓舞的和聲怎會流淚呢。可是，可是，礁岩上的浪花是我的心情。

原來我的哭點在這裏。聽搖滾樂時我會莫名在某些歌的前奏揚起時特別高興，或是聽見某個吉他和絃時感到天堂的召喚，但我不會因此而流淚。

只有這種時候，不假外求的，從身體深處的記憶被召喚出來的家的情感，像海一樣溫柔有力，無法抗拒，推著我，面對自己。

人生像什麼？人生就像一幅山水畫！

所謂山水畫，有濃淡、深淺、遠近、高低、起伏、明暗等種種的色調與伏筆；透過色彩濃淡的鋪陳，才能顯得出山水畫的意境：有時千山萬水，層巒疊翠；有時風強雨急，枯枝敗葉，這不都像是人生的寫照嗎？

一幅山水畫，有時候看去：春暖花開，萬紫千紅；畫中鳥語花香，鶯飛草長的美感，躍然紙上。讓人看了這一幅山水畫，意氣飛揚，歡欣鼓舞，這樣的人生，美不勝收！

但也有的山水畫，景緻疏淡，荒煙蔓草，小屋炊煙，雞鴨數隻，顯得家貧無物。好一幕平淡蕭颯的景象，這也意味著一些升斗小民，村夫百姓，不勝負荷的人生。

山水畫裏，有時候看去：懸崖絕壁，千山萬壑，山峰高聳，插入雲霄，猶如人生身居高位，達於顛峰，卻又不免令人興起高處不勝寒的唏噓！也有的山水畫裏，峭壁小徑，前途無路，就好像人生的艱辛，找不到出路。

有時，山光雲影，水天一色，雲淡風輕，碧波萬頃，浩浩蕩蕩，又感到人生的前途遠大，還是可以奮發飛揚，勇往前進。

有的時候，山水畫裏，枝葉扶疏，茅屋數椽，老圃黃花，秋山紅葉，又像隱士，逍遙自在的安渡人生！

有的山水畫，環山抱水，波光粼粼，金碧耀眼，就像是浮宦世家，豪門貴府，好一幅氣象萬千，氣勢磅礴的豪邁景象。

人生，有的人生來一路順暢，就像色彩鮮明的山水畫；也有的人生不逢時，一生當中，這裏挫折，那裏阻撓，就像山水畫裏的「山窮水盡」。但是，有的人雖然遇到橫逆阻絕，但卻越發激勵鬥志，他相信人生會有「柳暗花明」的時候，所以山水畫裏，雖是高山峻嶺，坎坷崎嶇，他也能翻越飛騰，勇猛前進。

人生，生活在山水之間，有的時候感到水送山迎，天地有情；有時候高山阻斷去路，水波茫茫，不知前途何在？

一幅山水畫，是藝術家的傑作！畫中的佈局，是近是遠？是山是水？是曲折是平直？都在於我們自己的執筆。我們如何來彩繪我們人生的山水畫呢？就看各人的人生取向而定了！